

# 方寸生辉迎新年

水微

元旦,即公历的1月1日,是世界多数国家通称的“新年”。元,谓“始”,凡数之始称为“元”;且,谓“日”;“元旦”意即“初始之日”。当新年的钟声敲响,我们即将告别过往,开启崭新的一年。元旦发行的邮票,作为“开年第一票”,在方寸之间见证了历史的足迹,记录下时代的变迁。



1956年元旦,《中国古代科学家(第一组)》小型张,以张衡、祖冲之、僧一行、李时珍四位中国古代科学家形象激发人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习科学、尊重科学的热情。



1974年元旦,《体操运动》邮票的问世,开启了中国邮票的“T”字系列(“T”字头特种邮票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特种邮票系列,为“特”字头邮票的延续,志号由“特”改为“T”),更是为参加当年亚运会的体育健儿们加油助威。



2000年元旦,我国发行了首套“特别发行”邮票,以庆祝港澳回归祖国。



2014年元旦,我国特别发行《中国首次落月成功纪念》邮票,将月面上第一行“中国脚印”铭记于方寸之间。

回顾元旦发行的邮票,方寸之间藏着历史变迁,记录着时代荣光。它们是过往的回响,更是未来的序章,激励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砥砺前行,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冬至一过,数九寒天便如约而至。阖家围坐、涮肉暖锅的场景,是刻在国人记忆里的冬日温情。鲜少有人知晓,这份暖意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便已流淌——古人同样热衷“涮肉”,只是承载美味的器具,并非如今的蘸碟,而是山西博物院“民族熔炉”展厅里那件精巧的西汉四神染炉。

青铜炉身历经岁月洗礼,纹饰依旧清晰可辨,其精巧构造既凝结着汉代生活智慧,更暗藏着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记。作为青铜文化从礼仪祭祀转向日常生活的典型器物,四神染炉熔铸汉民族精神图腾与少数民族饮食风尚于一器,既是西汉饮食习惯变迁的实物佐证,更是多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真实缩影。

这件染炉由承盘、炉身、耳杯三部分组成,长24厘米、高13厘米,恰能托于掌心。耳杯容量仅250至300毫升,不足一罐可乐,设计精妙绝伦。炉身中部镂空以供木炭燃烧,上方耳杯盛放调味热酱,底部承盘承接炭灰;使用时以炭火恒温加热酱料,人们将烹制好的肉食蘸酱而食,吃法与现代涮羊肉如出一辙。

这般设计,恰好适配西汉盛行的分餐制。彼时宴饮遵循“一人一案”的礼仪规范,一人一炉的配置既契合礼制要求,又能满足个性化饮食需求,全然无需担忧器具小巧影响用餐体验。

西汉饮食习惯在继承先秦农耕文明传统的基础上,因民族交流注入全新活力。饮食方式上,分餐制的普及与社会礼仪、生活观念紧密相关,《礼记》中“食不言,寝不语”的记载,便彰显着汉代饮食礼仪的严谨性。饮食结构方面,中原“谷物为主、蔬果畜禽为辅”的格局未变,但随着与少数民族交流日益密切,“食肉饮酪”的草原饮食特色逐渐渗透北方乃至中原,成为贵族宴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烹饪技法也愈发多元,除煮、煎、炮烤等传统方式外,西域传入的“羌煮貊炙”备受推崇,其中“羌煮”便是煮涮羊鹿肉的做法,与四神染炉的使用场景高度契合,为染炉的诞生提供了核心需求支撑。

考古发现显示,青铜染炉均出自西汉中晚期墓葬,分布于湖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多地,足见其在当时已成为普及性饮食器具。染炉的诞生,

# 炉饕四神味融诸族

杨晓姝  
文图

直接源于汉代“滷肉蘸酱”的饮食习俗——古人食肉需先烹至熟软,再蘸酱调味,且偏爱温热酱料,需专用器具恒温加热,染炉由此应运而生。

看似是中原饮食传统的延伸,实则暗藏草原文化的渗透。张骞出使西域前,北方游牧民族便以牛羊肉为主食,擅长炭火加热、酱料调味的烹饪方式。随着汉匈杂居共处、边境互市常态化,这种饮食风尚传入中原,与中原传统碰撞融合,催生了兼具实用性与适应性的染炉,成为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的直接产物。

四神染炉的独特魅力,在于将汉民族核心文化符号与少数民族饮食风尚完美融合。炉身的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纹饰,是汉代精神图腾,承载着汉人对宇宙秩序的认知与信仰;而染炉“食肉蘸酱”的核心功能,恰恰贴合游牧民族“食肉饮酪”的豪放饮食特色,两种迥异的文化元素就此共存一器。

这种融合的根源,在于西汉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。彼时和亲政策推行,互市开放,边疆胡汉杂居成风,山西更是中原与草原交流的前沿阵地。右玉胡傅酒樽,便以中原工艺、草原纹饰印证着这种交融。汉民族接纳游牧饮食方式,又将四神文化、礼仪观念融入染炉设计,实现了“形”与“神”的和谐统一。

跨越两千年时光,四神染炉依旧魅力不减。这件小小的饮食器具,记录着汉代生活智慧,承载着民族交融记忆,更让我们读懂中华民族“多元一体”格局的历史渊源——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,正是中华文明发展壮大核心动力。



西汉四神染炉(山西博物院藏)

## 馆记

# 奉圣寺寻幽

邢占平

进入晋祠公园,向南前行不多时便来到了奉圣寺的门前。

奉圣寺的山门景清门原是晋祠旧时创建于元代的正门,于1980年迁至此。单檐歇山顶,高10.5米,面阔五间,进深四椽。门殿内东为2尊金刚力士像,西为2尊护法天王像,他们怒目圆睁,神态威严,仿佛在守护着这一方净土。

走进山门,映入眼帘的是前院南小亭内斜卧的古松,状若蟠龙,这便是传说中的“挂甲松”,相传为尉迟敬德挂甲处。再看左右两碑廊,里面耸立着唐译80卷《华严经》石幢,这些佛经是武周圣历二年(699),高僧实叉难陀到长安翻译后,由吕仙乔等多位书法家以隶书、小楷刻于石幢之上。

来到一进院的正殿——弥勒殿。殿内供奉着弥勒佛,他袒胸露腹,笑容可掬,给人一种亲切和蔼的感觉。在弥勒佛的背后,是韦驮菩萨,他手持金刚杵,庄严肃穆,守护着寺院的安宁。殿内还塑有本寺功德主尉迟敬德、初代住持智满及慧能、玄奘、实叉难陀等唐代八位高僧像,西壁绘有护法天王壁画,这些均为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,色彩鲜艳,栩栩如生。

穿过弥勒殿,便进入了二进院,正殿为大雄宝殿,它由郝庄乡马庄芳林寺迁入,据《阳曲县

志》记载,此殿创建于宋熙宁二年(1069),明代由僧人悟宁加以重修,清代屡有修葺。现大殿位于宽阔的高台上,单檐歇山顶,面宽五间,进深八椽,殿高13.5米,颇为壮观。梁架为六椽栿对后乳栿,通檐用三柱,殿内后槽用内柱一列,山面两缝梁采用穿斗式结构,斗拱五铺作,重拱计心造,简洁舒朗,承挑着两米的出檐。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、阿弥陀佛、普贤、文殊及药师佛等9尊像,殿周绘有“佛传图”“说法图”壁画,为释迦牟尼一生佛教传奇故事36幅。

大雄宝殿的南北配殿分别为观音殿和地藏殿。观音殿内塑有观音菩萨、善财、龙女、十六罗汉等19尊像,观音菩萨手持净瓶杨柳,神态慈悲,仿佛在普度众生。地藏殿内塑有地藏菩萨、闵公、道明、十殿阎王、判官等19尊像,地藏菩萨面容庄严肃穆。

寺后还有留山园和浮屠院。留山园清幽雅静,最宜读书,古时名士多喜于此雅集讲学。浮屠院因院中有舍利生生塔而得名。

奉圣寺,它不仅仅是一座寺庙,更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,是艺术与信仰的完美融合。在这里,我们能看见建筑技艺的传承,感受到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,领略到古代艺术的独特魅力。